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一 個 人 的 死

帕 拉 瑪 茲 著

沈 餘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死的人個一

A Man's Death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原著者

H. Palamas

譯述者

沈餘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死的人個一

著茲瑪拉帕
譯 餘 沈

著名界世譯漢

帕拉瑪茲評傳

一

光榮的古希臘，常爲新希臘的近代化的障礙。這一句話，逆耳而滿涵真理，卻就是新希臘的新派文人所自身體驗過來的。當十九世紀後半，伴着民族精神的覺醒，希臘半島上的古代光榮民族的後裔，漸漸的有了心靈上的蘇生；當索福客儼（Sophocles）品得（Pindar）的作品以及他們所用的文字，尙爲希臘半島上的居民所弦歌所摹擬所曲折以求合其轍的時候，有一班新派文人起來，要求解除了古代的枷鎖，廢除了紙上的文言，

而用現代希臘人的口語，來發表一己的思想，抒寫個人的情感。他們用希臘現代的口語，活文字，做詩做小說做劇本，又用以翻譯古代希臘的文學傑作。他們在希臘的唯一大學——雅典大學內，植立了新派運動的基礎，和同大學內的舊派勢力相抗。到了本世紀的第一年，醞釀已久的希臘民族的「文言」和「白話」之爭，就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機了。希臘人以他們的首都流血的慘劇，所謂福音暴動事件，迎接新時代的曙光。在一九〇一年，新派——白話派文人在雅典的機關報紙“Akropolis”連續登載了新約的口語譯文；這個譯文出自白話派三健將之一的亞歷山大洛司·帕利司（Alexandros Pallas）的手筆。舊派——文言派，對於這個翻譯，攻擊的很利害。雅典大學的著名文言派大將喬治·米斯忒略體司（George Mistriotes）甚至斥此翻譯為對於聖經及民族文字的不名譽的陰謀舉動。一般使用語體的新派文人被視為危害國家的陰謀家，企圖覆滅希臘民族性的神祕的煽動者。舊派的攻擊立刻有了行動上的響應。一天，雅典大學的

舊派學生在雅典市內示威，連合了許多莫明其妙的狂熱的市民，搗毀了新派的機關報“Akropolis”，並且他們仇視新派的狂熱更加進展，以至政府不得不用武力制止，結果，大學生死者八人，羣衆傷者六十餘人。政府反對派的政客就利用此事件攻擊希臘政府，國會中彈劾內閣了，社會上稱死者爲「殉神聖的事件的義士」了，一時羣情甚爲激昂，內閣不得不總辭職。在政治上，在行動上，希臘的新派文人受了一個大打擊。

後二年，新派文人蘇忒略特司（Soteriades）將古代悲劇家伊士奇（Aeschylus）的戲曲“Oresteia”，譯爲語體，在雅典的皇家劇院上演，又惹起了米斯忒略體司教授的憤恨，一席激烈的言論，又煽動了雅典大學的舊派學生起第二次的暴動。這次除了誤殺一個走路人而外，總算別無意外。

所以在行動上，似乎希臘的舊文學——文言文，是得了勝利的；然而他們的試行暴動，卻就十足證明了他們在理論上已經完全失敗，不能以口勝，只得 hands 了。經過了

這兩次舊派的暴動，新派文學就更受人注意，新派的宣傳隨著暴動的新聞而擴大，終於在人們心中戰勝了舊派，而有近二十年的新希臘文學。

二

當所謂「福音暴動」的時候，被舊派目爲國蠹民賊的三大新派文人，一位是翻譯新約爲語體文的帕利司，前面已經說過；他又有“Iliad”的語體譯本，其二是約翰·畢卻立司（John Psicharis），著名的大學教授，著了第一部完備的希臘近代語體文法，第三位就是目前的小說一個人的死的著者帕拉瑪茲，其時正任雅典大學的祕書長。

帕拉瑪茲是短篇小說家，戲曲家，批評家，詩人；在抒情詩方面，他有了世界的名譽，他

是深思好學，極謙恭的人物；他與人無忤，除了因為白話文運動得罪了文言忠臣的舊派。他在雅典大學供職的時候，常受舊派學生的威脅；時常可以在牆上看見鉛筆的深刻的字畫寫著：

「打倒帕拉瑪茲！打倒這國賊！」

然而帕拉瑪茲鎮定地勇敢地依他的信仰而努力，在雅典大學秘書任內十多年，用語體做他的創作。他當然是一個愛國詩人，正像所有新派希臘詩人一樣，然而他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念。祖國的光榮，希臘民族的光榮，是他心靈上的第一件事，然而他不願低回於過去的光榮之下，用古方來治今病。他崇拜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然而他要把這精神來科學化近代化。他看出了現代希臘民族所保存的古希臘民族的美質，然而也看出了古希臘的過去的光榮蒙在希臘民族現代生活上的塵垢。他的著作裏充滿了這個思想，在這裏的一篇小說一個人的死，尤其將這思想具體的表現出來了。

法國的批評家克萊曼 (Eugène Clement) 曾說：「考斯忒斯·帕拉瑪茲的詩，在今日出現，具有不可犯的偉大。姑不論他的早年作品，那是已經顯露了罕見的有力的才能的，我們只說近十年內他所發表的四部五部作品，已經把他抬高到不但近代希臘詩人所未至的地位，即在全歐洲詩人中，他也是無可比儔的。雖然他不是最著名的詩人——因為他的太謙虛，以及他所使用的文字只行於希臘半島——但是無疑地他是最偉大者。他的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見解之高超闊大，他的對於他自己民族的歷史與心靈的見解之高超闊大，一言以蔽之，他的對於一切激動近代思想的一切問題的見解，都抬高他使成為現代的凡有用了詩的外衣以裝裹哲學思想的才能的人們中間最高妙的一位了。而在別一方面看來，他的想像之活潑與豐富，他的情感之透入地熱烈，他的藝術的無上的完美，以及他的天才的作風使他的詩有特殊的完滿的內容，都是注定他一定要創造出偉大的傑作的。」

三

現在我們來看看帕拉瑪茲的生平及其思想上的感應，著作內的背景。

帕拉瑪茲 (Kostas Palamas) 以一八五九年七月生於希臘的巴特辣斯 (Patras)，希臘的一個最古的市鎮；在神話時代，名為亞洛 (Aroe)，乃攸梅羅斯王 (King Eumelus) 的國都，「富於羊羣」的。奧古斯都 皇朝以後，這巴特辣斯 成為著名的工商業中心地。牠的絲織品是拜占廷 (Byzantine) 時代的光榮；而牠的地勢上的形勝又曾招致十字軍

的注意，據以爲進取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的軍事根基。即今高踞在半伸入海中的新市的背後的山上的殘堞，還是古代弦歌所豔稱的英雄戰爭的遺墟。在近代希臘史上，這巴特辣斯更是神聖英武的地點。因爲就是在這小市，就是在莊嚴地跪於這小市的神壇前的一小羣武士之前，一八二一年的四月四日，高舉了希臘民族的第一次爲自由而流血的戰旗，而市內的副主教吉爾曼諾司（Germanos）則祈禱自由軍的勝利。

現在的巴特辣斯市是從山麓作半圓形伸入海中。科林斯灣（Corinthian Gulf）的青玉色，和羣山的絳紫的嵐光，還有落日映射海水所起的每晚不同的色采，使得這巴特辣斯成爲美麗希臘的最美麗地方。富饒的生活寄托在掛滿葡萄籐的山地，古代的山中王又使每一枝樹每一塊岩石反映出濃郁的傳奇的古香。在市區的高處四眺，你看見啓萊納（Kylene）的紫金色的山崖，看見海的銀袍，看見帕那薩斯（Parnassus）的尖峯，也看見基阿諾（Kiona）的莊嚴的連巒。

在這富於古代傳說，富於現代的英雄事業，富於自然美麗雄偉的巴特辣斯，我們的詩人帕拉瑪茲度過了牠的幼年時代。牠的作品的背景，當然也有他這不凡的生身之鄉；他的詩一百個聲音，一羣短抒情詩的小集，就有巴特辣斯的美麗做背景；他的祖國吟是貢獻給他的故鄉的；便是這裏所介紹的小小的一個人的死也安放背景在他幼年的家鄉。祖國吟的第一章說：

在那邊，牠的許多船舶使碼頭嘔嘈，

展布的市區受闊潮的激盪，

記得古代的絲織品的富源，

而今只成爲一個久忘的夢了。

滿載果實的葡萄園給與現在的富饒；

而在她的前額，一個古代的冠冕，她載著，

這是威歷思人築的古堡，是那些異邦人，

弗蘭克人或土耳其人，所熱眼渴望。

在她上面，站着一個山，不休息的守望者；
像曙光那樣白，帕那薩斯遠遠地照著，
有薩古司高原莊嚴的站在一旁。

在這裏，我第一次開眼迎接陽光；
而也在這裏，有我的記憶所織成的夢幻，
夢幻的，半明的，美的神像——我的媽。

四

但是幼年的帕拉瑪茲不能在巴特辣斯住得久長，他的早年的家庭似乎因了他的母親的死而破碎了。帕拉瑪茲後來對於母親的回憶，如祖國吟第一章所說，只是「夢幻的半明的美的神像，」可知他的失母一定很早。

幼年的帕拉瑪茲從巴特辣斯遷到了米梭倫基(Misolonghi)，近代希臘史上又一光榮的地方，可是這裡卻不像巴特辣斯那樣有古代的遺澤可以驕傲。米梭倫基是開發

的很遲的，中世紀末，方由一羣捕魚的殖民者來住下。在市區與大海之間，有一羣珊瑚礁，橫跨了科林斯灣而至於巴特辣斯西北數哩之遙。這巨大的珊瑚礁包圍中的海水，所謂珊瑚礁圍成的鹹水湖，魚是很多的，這就是米梭倫基最初引人來的香餌了。只有用竹篙撐著的平底小船方能在這珊瑚礁湖面航行；湖中透露著幾個小島的面目，滿長著燈心草。其中有兩個小島，發息拉提（Vassiladi）和克利沙瓦（Kleisova）得到了大名，因為在自由戰爭中希臘人曾據此二島以抗土耳其的大兵；這種英雄行爲的孤軍堅守是歷史上少見的。

米梭倫基城自己也是近代希臘愛國主義的神壇。因為自從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六年，這米梭倫基的不強於籬笆的可憐的城牆曾經抗拒數倍強的敵軍的攻擊，無數民族英雄的鮮血早已把這一片土染爲神聖了。就在那城牆外，現在高聳著光榮的「英雄墳園」，所謂“Heroön”的，中間長眠著自由戰爭的英雄，在郁加利樹和柏樹的交蔭下，